



什么是思想史

思想史研究 第一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O TON AETATI PROLOFY
 AEOI AΛON COONEUEN
 AΛIETO NH KETE AETOTAT



ISBN 7-208-06297-8



9 787208 062979 >

定价：36.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思想史研究 第一辑

什么是思想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么是思想史/丁耘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思想史研究)

ISBN 7-208-06297-8

I. 什... II. 丁... III. 思想史-研究 IV.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8498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蔡欣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什么是思想史

(思想史研究 第一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n)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25.5

插页 4

字数 302,000

版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297-8/B·528

定价 36.00 元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

编委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 耘 邓志峰 白 钢 朱 刚 任军锋 刘建军 刘 宁 羊列荣 孙向晨
李四龙 李宏图 吴新文 陈 新 陈 恒 张双利 林 晖 金寿福 郝兆宽
洪 涛 贺照田 高 毅 郭晓东 徐卫翔 黄 洋 曹卫东 彭 刚 韩 潮
舒 炜 曾 亦

本辑主编：丁 耘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发刊词

思想推动着历史。

被思想掌握的人群创造着现实的历史,试图掌握人群的思想创造着它自己的历史——思想的历史。然而,很久以来,“思想”确实只被看作“历史”上的东西。这就是说,它已不再被各科学术视为当下的真正目的。“思想”掌握着历史,但它也仅仅掌握着历史而已。各科学术中活生生的东西似乎是原理、理论、方法、范式、模型、资料、数据、前沿研究——一言以蔽之,是“科学”。既然现实中活跃着这种“科学”,思想看来就只能沉睡在历史里,如果不是完全死亡的话。

不过,即使“科学”也无法否认,它也有自己的历史。它之所以成为科学,乃因它曾是“思想”。它之所以拥有当下的效力,乃因它曾经直接拥有思想专有的浑朴力量与淋漓元气。在知识越来越被学科化切成各种零碎、科学越来越被教条化束住自身潜力的今天,不断回到思想史的鲜活源泉,汲取创生时刻的伟大强力,乃是各科学术贯通发展的真正内在需要。

于是,那源于思想史的学术不得不再次回

到思想史。

“思想”也许沉睡在“历史”里,思想史研究却是一种清醒的、活生生的当下活动。正是通过这种活动,在某些关键时刻,那些暂时休眠的伟大传统会苏醒过来,帮助我们突破现实的困顿与狭隘。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通过承接伟大传统,养成宏大开阔的视野。学术研究的原初冲动乃是凝视永恒,而最接近永恒的正是那些伟大传统。将自己安顿在这些传统之中,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永恒,正如在山峦的峰巅,我们能更清楚地仰望星空。思想史研究就是承接思想、继续思想的伟大征程。

在一切都被塞到学科格子里的今天,思想史研究这种本意在于贯通各门学科的努力也被安置在了某个学科的下面。如果整体也可以被理解为与部分对立的又一个部分,那么思想史研究以及哲学研究的命运也是可以想见的。树立还是打破学术壁垒,这都不是由学院体制,而是由被研究的事情本身决定的。对于被研究的东西,最能让人接受的表述是“问题”。那些折磨人的大问题促使思想超越一切精心构建的学科界限。《思想史研究》的命意,就是具备应有的历史意识,而以问题带动学术研究。至于这种研究在结果上是否正好“跨学科”,就不必列入考虑了。

《思想史研究》的出现应该是合乎时势的。我们相信,海内外同道与我们的共同努力,将会使这种研究在最大程度上配得上它的研究对象。

《思想史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年11月

目 录

什么是思想史

什么是思想史？

斯蒂芬·柯林尼、J. G. A. 波考克、昆廷·斯金纳等 3

政治哲学与历史

列奥·施特劳斯 24

文本的研习

阿兰·布鲁姆 43

语言及其含义

——政治思想研究的转向

J. G. A. 波考克 64

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

昆廷·斯金纳 95

言语行动的诠释与理解

昆廷·斯金纳 136

专题研究

历史地理解思想

——对斯金纳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的考察 彭 刚 169

苏格拉底与现代政治

——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

宗成河 204

思想史论坛

政治哲学：来自剑桥的观点

安德鲁·库珀 237

经籍选刊

- 春秋要指 (清)莊存與 263
論語述何 (清)劉逢祿 270

思想评论

- 关于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讨论 285
理解“中国”的视野如何可能 吕新雨 286
在思想与学术之间 曾亦 295
古今、常变、以中释中 丁耘 299
以古人还古人,以中国还中国 洪涛 304
内在视野中的帝国—国家问题及其他 汪晖 312
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新动向 沙培德 330

读书·评论

- 德国自由的起点
——评马丁·路德《路德文集》 曾可为 377
城邦的罪与罚
——评伯纳德特《神圣的罪业》 张奇峰 386
“雅努斯”: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位置
——评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 刘晨光 393

什么是思想史

编者按：什么是思想史？这是一个相当暧昧却又非常引人入胜的问题。本辑第一篇就是七位历史学家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它不仅关涉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方法，而且涉及思想史研究在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中如何定位。我们相信这篇讨论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辑专题中的六篇文章均与在当代西方学界影响甚巨的“施特劳斯学派”和“剑桥学派”有关。两大学派在思想史方法、文本解释、学理指向方面均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从本辑的专题论文以及彭刚的文章中，读者将不难发现他们的基本分歧所在。施特劳斯学派对古代经典的重新翻译和整理，成绩斐然，代表性的如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对柏拉图《理想国》的英译、庞格尔(Thomas Pangle)对《法律篇》的英译、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对《政治家》的英译以及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对马基雅维里主要作品的英译，均已成为英语学界相关领域研究者必须参考的范本。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强调经典文本所承载信息的“显白”与“隐微”，进而要求读者从文本的字里行间发现文本本身的自足性、连贯性以及所指涉问题的永恒性。他们对经典文本“注经式”解释和演绎尽管有时被攻击为“自说自话”，然而即使那些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其中所蕴涵的“化腐朽为神奇”之功效。

而以 J. G. A. 波考克(J. G. A. Pocock)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所主张的思想史方法却全然反对“施特劳斯学派”的这一做法。该学派的方法论主张用一个短语概括就是“*Ideas in Context*”,即“语境中的观念”。“观念”首先指涉的是“文本”(text),而“语境”的内涵非常复杂,其所涵盖的正是该学派所倡导的文本释读方法——文本在语境中是绝对敞开的,融入语境的文本才能真正被理解,从而使思想史家避免陷入“时代误置”(anachronism)。因此,剑桥学派的学术进路主要有两大主干作为支撑:一是原典的翻译和整理,这就是昆廷·斯金纳与其剑桥的同事雷蒙德·盖斯(Raymond Geuss)共同主持的“剑桥政治思想史原典”系列(*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原版影印引进),至今已出版近百种;一是研究系列,即斯金纳本人主持的“语境中的观念”丛书,目前已出版近四十种,其作者群有不少是该学派第三代学者,诸如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的霍布斯研究、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的洛克研究、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的斯密研究、莫里齐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有关近代早期共和主义的研究,等等,均已成为相关领域的经典作品。

本辑献给读者的是两大学派第一、二代中坚人物有关思想史方法的代表作品,但我们不希望将读者的视野仅仅局限于谈论方法,或仅仅以旁窥双方的争论为满足,而是以此为桥梁引导我们关注他们的方法所指向的原典文本。在我们看来,再高明的解释都要配之以对原典的细读,而后者正是目前中国学界面临的最为急迫的任务。我们认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要真正进入并理解一种政治(思想)和文化传统,释读那些作为该传统载体的伟大经典是我们必须跨越的“门槛”。

由于《思想史研究》(第一辑)在出版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为此我们趁此次修订出版之机,对原来的专题文章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内容更换了标题,同时对其他部分的编辑错误作了更正。

什么是思想史？*

斯蒂芬·柯林尼、J. G. A. 波考克、昆廷·斯金纳等 撰

任军锋 译

小 引

是经过升华的“时代精神”，抑或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是那些有幸浸染文化兀鹫(vultures)的伟大人物及其思想，抑或适逢其时的精英观念？七位历史学家就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准则展开讨论。他们分别是：斯蒂芬·柯林尼(Stefan Collini)、迈克尔·彼蒂斯(Michael Biddiss)、戴维·霍林格(David A. Hollinger)、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波考克(J. G. A. Pocock)、布鲁斯·库克里克(Bruce Kuklick)、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er)。

◇斯蒂芬·柯林尼(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思想史资深讲席)：

如果用一句话来定义思想史，我们肯定会很受局限。历史学领域各个分支所采用的标签只是出于方便而打出的旗号，其名称并不具有实质意义，而且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在克里奥(Clio)**宽敞宅院里要求有自己独立房间的独特与合理之处。可以肯定，思想史是历史学的

* 本文原刊于《当今史学》(*History Today*)35: 10(1985: Oct),第46—54页。——中译者

** 古希腊掌管历史的缪斯女神。——中译者

一部分,是人们试图理解人类过往经验的一部分。

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思想史的功能在于理解那些共同构成以往社会思想或反思生活的观念、思想、主张、信仰、预设、立场以及成见。这种思想生活必然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相一致,彼此间并无明确的界线。但在实践中,我们还是可以凭直觉发现一个大致的现成分界:例如,经济史家可能试图了解中世纪修道院领地上种植的各类农作物,思想史家则对修道士的年代记或沉思生活理想的神学基础感兴趣。

同样可以断定,一切历史学家实际上都是文本的阐释者,无论这种文本是私人信件、政府档案,还是教堂记事簿、销售清单等等。但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文本仅仅是理解诸如某一政治行动或人口趋向这些文本以外的东西的手段,然而对思想史家来说,充分理解其选择的文本本身就构成了研究的目标。基于此,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倾向于借用其他学科的技能(这些学科经常出于自身的目的而解释文本),比如经过专门训练的文学批评家对形形色色的直白的情感丰富的著作所特有的敏感,以及哲学家探究那种在表面上将前提和结论联系起来的推理的分析能力。思想史与临近的分支学科之间的界线往往也变动不居、模糊不清:艺术史和科学史之所以都宣称自身某种程度的独立性,部分在于它们都需要某些专业化的技能,不过我们可以将两者视为某种更为广义的思想史的一部分,例如,当我们考察有关宇宙信仰或某一时期道德理想的一般知识(这是艺术史和科学史都需要的)时,这一点尤为明显。

与一切历史学家一样,思想史家是“方法”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同样,他不可能声称某类证据是特属于自己研究的范畴。思想史家的独特性在于他试图揭示的是过去的哪一方面,而不是完全据有某一类证据或技巧。

基于此,似乎的确存在着对“思想史家”这一标签相当程度的误解,而“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这一术语有时则较少引起人们的疑惧。

不过这里存在着一种双重危险：首先，“观念史”的着重点意味着我们要处理的是某些自成一体的抽象物，它们在时间之流中独立航行，只是偶尔在某些特殊的心灵中做短暂驻足，这在德国类似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或诸观念史（Ideengeschichte）传统中得到进一步推动，这种传统的基础在于一般的哲学史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与此不同，“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则意味着其关注点在于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其用法与“经济史”或“政治史”这样的术语类似。

其次，“观念史”这一术语是 1920 和 1930 年代美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洛夫乔伊（A. O. Lovejoy）首先使用的，用以指涉他自己特殊的研究过去生活的方法，这一方法首先主张分离出某些构成复杂信条和理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单元”。经由洛夫乔伊的许多弟子的发挥，以及他本人于 1940 年创办《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洛氏所倡导的这一方法在美国大学里一直主导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并最终积累了一大批内容详备却干瘪无味的特定“观念单元”现象的清单。与往常一样，洛夫乔伊自己的实践要比他的宣讲或他的弟子们的效仿都要好，他那本最著名的著作《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仍然是一部极具启发意义的力作（tour de force）。尽管在最近几十年来他的影响开始下降（他所创办的杂志在其研究方法上也不像以前那么呆板，其宗派色彩也开始减弱），但至少在美国，人们依然将“观念史”这一术语与他的著作密切联系起来，结果引起了对其自身的误解。

不妨先把纯粹的术语问题放在一边，我们仍然可以说：许多对于思想史的怀疑或敌意源自对其内涵的误解，因此在这里，回答我们一开始所提出问题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在于直接澄清这些误解。

第一种误解认为思想史从来就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政治史家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历史研究领域，这就造成了一种庸俗主义，其中贯穿着一种未明言的信条，即权力及其行使才是真正“要紧的”（这一术语虽曾引起过注意，但从未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在纳米尔

(Namier)*精神受到欢迎的地方,这种偏见就更为强烈,他们认为政治行动根本就不是原则或观念的结果,用那些土地占有者阶级有点粗鲁的俗语说,正如纳米尔所模仿的,这些原则和观念只不过是一种“胡诌罢了”。这一成见的流毒至今仍然发挥着影响,人们仍然倾向于认为,只有在观念“影响了”政治阶级之后,它才值得历史的关注,正如存在某些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艺术史或科学史、哲学史或文学史并不如政党史或议会史重要,更能激起人们的兴趣。

或许最近几年这种庸俗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如下主张:各种系统化和完善程度不同的观念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它们严格说来,只为少数人掌握。这种根深蒂固的成见更值得长篇累牍地予以反驳(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俄狄浦斯式的反叛)。无需赘述(至少应当无需赘述),那些能够自然地激起我们对历史的兴趣的几乎都是少数人的著作(请注意,它们并不总是同一类型),在这里不妨重复一下我在其他地方对汤普森(E. P. Thompson)那句名言所做的修订:不仅仅是那些贫困者和拙于言辞者需要得到帮助,以摆脱子孙的高度的俯就。

第二种误解认为,思想史从本质上说是“理想主义的”,这里的“理想主义”带有贬义,用来指这样一种主张,即:认为观念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并不依赖于人类活动或一般所说的“社会语境”。作为对五六十年前出版的某些著作尤其是那些在德国影响下的哲学史著述的批评,这种主张可能会存在某些真理;但它作为一种对思想史应当是什么的陈述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求得更为充分的理解,思想史家会考察某些著作家所处的经济状况,诸如贵族的赞助,为大众期刊撰写长篇连载文章,这就像经济史家必须关注科学发明或有关收益正当性信念的作用一样。

* 即伯恩斯坦爵士(Sir Lewis Bernstein, 1888—1960),英国历史学家,生于波兰,曾任曼彻斯特大学近代史教授(1931—1951),主要著作有《1848年:知识分子的革命》、《外交的前奏,1938—1939》等。——中译者

然而，并没有理由要给予这些问题以解释上的优先性。比如说，假如历史学家要对大卫·休谟著作作更为深入的研究，他就没必要去了解 18 世纪早期苏格兰那些小土地所有者除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的经济状况；但如果他要对生活于过去数百年里的一位法国军人（笛卡尔）、英国医生（洛克）和爱尔兰主教（贝克莱）有所了解，那么他的休谟研究将因此受益匪浅。而且，一般来说，无论一个人如何在原则上热衷于“社会学”方法，思想活动的“社会语境”在实践中的解释力依然相当有限，这一点在那些注目于过去思想生活的特定阶段的某些细节的人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我们对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如何了如指掌，为了真正理解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与菲茨詹姆斯·史蒂芬（Fitzjames Stephen）之间的关键分歧，我们需要寻找另一类完全不同的证据。

第三种误解要比前两种更有趣，也更加微妙，它认为思想史不过是各种知识探索门类的历史。这种看法在晚近时期无疑会颇为吃香，在这里，我们不难想像，19 世纪的思想史是由科学史、政治经济学史、哲学史、小说史等等连缀起来的。但这种说法除存在其他困境之外，这样做只是为这一时期的思想史提供了原始资料，在使每一领域都能够看到各自随后发展的同时，妨碍了研究者对“当时这些思想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形成一种真正历史的理解。

那么这些特殊的活动之间的“空间”如何？或者说那些并未转化为 20 世纪晚期大学各院系大门招牌的过去思想生活的片段究竟是怎样的？在这一方面，谁拥有撰写这些主题的历史的专有权利。一位经济学家也许能够以某种未曾遭到 20 世纪专业关注扭曲的方式重构 17 世纪原初意义上的经济思想，但我们是否应当求助于药学教授以获得对“四液说”^{*}完整的、具有历史感的描述？过去思想中那些并未进入现

* 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提出的病理学理论，认为人体和生命的基本元素是由四种液体所组成：黄胆、黑胆、血液、黏液。——中译者

代学术分科的部分又该如何?我们真的要將这种历史交给曾在文艺复兴时期影响了许多最聪明的心灵、由居住在帐篷里的吉卜赛女人编造的占星术吗?思想史家显然不能受这种分科的局限,只要他能够对其有所认识,便能够首先解释那种造成目前这种状态的逻辑和偶然的混合。

第四种误解认为,思想史必须拥有一种方法或理论,或者一套属于自己的概念系统。实际上,在当今这样一个方法论与学科意识日益强劲的时代,我所认定的实践中独立的且在思想上合理的活动,可能会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即:我支持一种严格的进行思想史研究的理论规划。但问题并不是这样。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Wissenssociologie)、洛夫乔伊的“观念单元”(unit ideas)史、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Histoire des Mentalités)、福柯的知识考古(Archéologie du Savoir),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特有的语汇和理解过去思想的惟一可能途径的理论,每一种都有欠缺。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出色的研究成果,它们有助于历史学家避免那种盲目的帝国主义的职业病。但与往常一样,历史写作的优势取决于某些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涵括的品质,而且可以断定,丰富的表征和敏锐的辨别力(这些是恰当地表达过去或现在的人类意识所需要的)都无法囊括于某些有着既定目标的语汇的僵固的概念框架之中。

“通过他们的成果你会认识他们。”最后,正是该领域的真正价值或最近的研究成果(某些出色的成果将在后面提及)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思想史完全有资格在克里奥的宅院里有自己的房间,它意味着这群人所在的阁楼书房与政治史家的客厅相比毫不逊色,他们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经济史家在地下室厨房里讨论的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人类激情,其难度丝毫不亚于社会史家在里间卧室里所探究的对象。

◇ 迈克尔·彼蒂斯(英国雷丁大学历史学教授):

让我从个人而不是抽象层面对此作进一步回应,看是否能够更为